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丫鬢打拳

且說徐良，正要看丫鬢打拳，見上房有個人一晃，自己躡下樹來，直奔紅翠園後面，躍過西牆，飄身下來，看房上那個黑影，蹤跡不見。自己也就躡上房去，由後坡往前一瞧，那個人影兒，也不在前坡。院中有人，他也不敢奔前坡去。此時，丫鬢打這趟拳，叫彌猴拳，山西雁在旁邊瞧著，險些沒樂出來，見這丫鬢手腳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，又見從西屋裡跑出兩個婆子、一個丫鬢來，那丫鬢說：「姐姐，我可要看你打這一趟拳了。你學了一個多月，淨瞞著我。今天我們小姐叫你施展，我可要借個光兒看看了。」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，說：「小紅算了罷，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，可惜你們小姐兢兢業業那個功夫，真冤苦了這教你的人了。腰腿腳面一點沒有，常說打拳總要掌如瓦礫，拳如卷餅，手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形腿如攢。文不加鞭，武不善坐，那才是練武的規矩哪。像你這麼懈著腰，一點雄壯的地方沒有，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，歇息去罷。你看我打一趟，你也瞧一眼，雖不如你們小姐，也不至於像你那樣。」直說的那丫鬢羞的面紅過耳，收住拳腳式兒，往這邊一走，說：「二小姐，我本不行，總算是沒學會哪。」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：「滾開那裡罷，你別氣我了。也對著二小姐真好性兒，那麼大工夫瞧你練呢，可惜我那兩個多月的工夫，教你這不長進的孩子，你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」外面玉仙答言說：「姐姐你本就身體不爽，氣著反為不美。小紅，瞧我的罷。」徐良在房上一看，這個姑娘比那丫頭，大差天地相隔，躡高縱矮一點聲音皆無，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連丫鬢帶婆子看著，連連喝采。把這一趟拳打完收住架勢，問丫鬢：「比你如何？」小紅說：「二小姐比我果然強的多，再說我也不敢與小姐比肩並論。」玉仙說：「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，沒教給你真的罷？」屋中病姑娘說：「二妹子，你可冤苦了我了。你想她是我使喚的一個丫鬢，我怎麼能與她藏私？別忙，我這裡脫衣裳，倒要替我們丫鬢爭爭這口氣。」玉仙說：「算了，姐姐你養病吧，不用生氣。」金仙說：「不能，我偏要替我們丫鬢爭爭這口氣。」那玉仙連連衝著丫鬢使眼色，她這叫激將法，特意叫丫鬢一練，她一數說小紅，自來的把金仙的氣逗上來了。只要她一出來，就得叫她出一身透汗。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忙往外一躡，奔過小紅去，伸手就打，說：「你也太不給我作臉了。」嚇得丫鬢身軀往後倒退。此時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，說：「姐姐你要打她，與我臉上有甚麼光彩，要打是打我，咱們兩個打倒好，你過來罷，姐姐。」往前一拉金仙。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，暗暗發笑。見這金仙出來，那個打扮可不像玉仙，用鵝黃絹帕包頭，蛋青小襖，西湖色的中衣，水綠汗巾，大紅弓鞋。出來時本是氣哼哼的，要打丫鬢，被玉仙把她揪住，往前一拉，幾乎躺下。說：「妹妹真要欺負我們？」玉仙說：「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，今天趁著你有病，」金仙說：「你這是何苦？我哪時也不是你的對手，獨你這口巧舌能之人偏要說這宗言語。」說著，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。徐良先前一看不以為然，後來一瞧，這兩個人交手勝似男子。一手一勢，封閉躲閃，並沒有露空之處。暗暗誇這女流之輩竟有這麼一身工夫。二人動手的工夫甚大，金仙說：「算了吧，我真氣力不加了。」玉仙說：「不行，咱們還得過傢伙哪。」就見玉仙往旁邊一躡，奔了兵器架子去了。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將下來，往外一抽。金仙也就過去，把刀往外亮，兩個人單刀對單刀，閃砍劈剝，類若拚命一樣，並不相讓。忽然金仙微一露空，玉仙一抬腿，正踢手腕子之上，金仙撒手扔刀，嗆啞啞那口刀墮於地上。金仙往下一敗，玉仙就追。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槍，回手就紮，玉仙用刀一磕，往近就棲身，金仙用槍一攔，用了個霸王捧槍勢，玉仙往旁一閃。忽見金仙用了個怪麟翻身的招數，眼睜睜槍尖就奔玉仙脖頸而來。徐良在房上看著，替她們一著急，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看，替玉仙一害怕，說：「哼，要不好！」哪知道金仙她們更有手段，把後手往回一抽，忽聽房上有人說話，躡出圍外，二人俱望房上瞧看，連丫鬢、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。玉仙眼快，早就看見了徐良，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，打算要走，不料被玉仙瞧見。玉仙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狂徒？快些下來！」徐良一聽叫他下來，心裡思忖，我要不下去，豈不叫這兩個丫頭恥笑，他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，也罷，下去與她們玩耍玩耍。自己萬也沒想到，出世以來沒栽過筋斗，到了此處，這個筋斗可就不小。由房上躡將下來，一抽大環刀，頭一個就是金仙先上，被徐良嗆啞一聲，把槍削為兩段，金仙嚇了個膽裂魂飛。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，就不敢往上遞自己這口刀了。金仙叫丫鬢去取兵器。徐良聽見她說取兵器，心中暗道：你取來多少兵器，我給你削多少，叫你知道老西的厲害。玉仙稍一失神，嗆的一聲，手中刀被削為兩段，一著急抽身就跑。徐良打算躡出牆來走罷，只見金仙趕奔前來，手中一宗物件嘩啞一抖，徐良一看原來是帶鏈子的傢伙，圓丟丟耀眼爭光，如同茶碗口大小，鐵胎外罩金衣，是甜瓜的形象，上有鏈子，金不金，銅不銅，三楞黑魚骨的樣式。就見她舉錘打來，徐良用手中大環刀一找她的鏈子，只聽得咯吱一聲錘頭往下一沉，這寶刀並沒磕動這根鏈子。皆因徐良不知這鏈子的來歷，此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種寶物，這宗物件出於外國，乃是金銀銅鐵鋼煉成。別看它很細，憑它是什麼樣的寶刀寶劍，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鏈子。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，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，把女兒武藝教成，就把這鏈子錘槩給了女兒，教她們這個招數。金仙願意耍錘，玉仙願意耍槩，分量俱都不差往來。這槩的形象是兩隻手攥著兩支三楞標，這錘頭、槩頭全是後配的，掛在鏈子之上，後邊有兩個皮套兒，套在手腕子上。山西雁用力沒磕動鏈子，暗說「不好」，緊跟著那個錘到，用刀往外一磕，仍然咯支一聲響亮，又緊跟著玉仙鏈子槩衝著面門而來。徐良看著都是一般形象，用力一磕，也是咯支一聲響亮，嘩啞啞啞錘槩亂抖，把山西雁鬧的手忙腳亂，只可是三□六著，走為上策。往牆上一躡，錘奔面門，槩奔腳去，倒沒打著腳，教鏈子把腿一繞，往下一拉，山西雁就由牆上撲咚摔倒在地。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